

中华百家人生智慧丛书

自救与放达

道家要我们把外物的负累
统统卸下去，
放在一边，
然后，从生命的根本上
挖掘人生的
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明白我们该怎样活。



道家的人生智慧

3

卞齐勇 / 主編

建平 / 著

武汉出版社

B223/5

6



* T200165 *

中华百家人生智慧丛书

自救与放达

道家的人生智慧



郭齐勇 主编 龚建平 著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救与放达:道家的人生智慧/龚建平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 1998.5
(中华百家人生智慧丛书/郭齐勇主编)

ISBN 7-5430-1754-7

I. 自… II. 龚… III. 道家-哲学-通俗读物 IV. B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6423 号

自救与放达——道家的人生智慧

龚建平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16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12.00 元

ISBN7-5430-1754-7/B·3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郭 齐 勇

我们这一套丛书,试图从中国文化的根源出发,通过中西对比和古今融通,发掘先秦诸子百家和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的人文睿智,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资源,为当代人精神上的安立起一点点辅助或调剂的作用。因而,作者们力图以平易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文风,可读性强的随笔方式,再现古代哲人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以便利各位读者朋友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消遣品味,并为您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管理的谋略、辩说的技巧、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贡献一点一滴的雨露甘泉。

我们处在电脑网络进入百姓之家,太空飞船遨游星际之间的时代,科技进步,商业繁荣,信息发达,知识爆炸,真

正是所谓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就知识的层面而言，轴心时代的孔子、老子、墨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东方西方一切远古的先知、圣贤，没有哪一位可以与今天的小学生相媲美。但是，我们要提请读者诸君注意，知识不等于智慧，科技代替不了人的终极的关怀和生命意义的体悟。就人生的大智大慧、境界的追求的层面而言，拥有电脑的现代人，却不敢斗胆地断言他们比古代的智者或圣贤更聪明，更高远，更完美，更有灵性。无论中国外国，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是可以不到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去寻找精神资粮的。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根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人类文化源头的乳汁仍然可以滋养现代心灵。这也是我们咀嚼、反哺古代人文精神智慧的缘由。

二

通过对中国文化基因和古代人生智慧的源头活水之解读、反哺，我们可以进而思考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

一谈起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人们自然会想到欧洲 14—16 世纪的文艺复兴、16 世纪的宗教改革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在神性对人性、神学对人学的宰制面前，西方近代的思想革新以复兴古代的文化为旗帜，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摒弃作为神学和经院

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复苏了人性和人道,推动了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人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奠定了今天仍然成为世界普遍价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理性、正义、宽容等等。上述启蒙价值在中国的生根及法制秩序的建构确乎是现代化伟业的基石,而包括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之负面的、糟粕的东西必须扬弃。

然而,正如学者们指出的:欧洲中世纪的文化并不能以“黑暗”二字一言以蔽之,其中仍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兴盛而言,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的意义更为深长;西方人文主义自有其浅薄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当代东西方有识之士都在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并重新估价东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重新反思西方理念,包括民主、自由等启蒙价值的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缺失。例如,讲人权不能不讲责任和义务;法制不能取代一切,更不能与礼乐教化同日而语;讲个性自由必须同时讲群体价值观。吸收各民族自身的政治道德资源和深刻博大的本体论、宇宙观、人生观,解决人的意义世界的危机以及人与天、地、人、我之间的疏离病痛,成为当代世界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危机是物化世界观的泛滥,是物性对人性的宰制。人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文化制品所主宰,人从目的的地位下降为工具。功利化、浅薄化、平庸化、狭隘化、市场化,销蚀、肢解着人性。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完整性日趋丧失,人的潜能的发展被单一的功能性运作所遮

4 / 自救与放达——道家的人生智慧

蔽,人与人生存共在的世界及人与天、地、人、物的关系都在恶化。

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就需要精神安顿。在21世纪里,人们将生活在日益世界化、一体化的社会中,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又日趋追求归乡和故园。人之为人,本来就具有寻求生命意义的意志和力量。当这种求意义的意志遭受挫折时,或者这种求意义的意志被求享乐的意志所取代时,就引起心灵或精神的失衡,从而需要意义治疗。意义治疗的东西是很多的。儒释道的许多智慧,提供了天、地、人、我之间相互和谐的资源,以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共存互尊的资源。今天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都有一个消化和重新拥有我们的传统的任务。我们要摒弃封建专制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三纲”,转化吸收“五伦”的合理内容,使它变成在尊重个人自由、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道义原则基础上的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和亲友伦序关系,纳入社会主义伦理体系之中。仁爱、忠恕、孝悌、信义、笃实、敬业、宽容、诚信无欺、谦虚礼让、克己奉公、修己慎独、与人为善、勤俭廉洁、刚正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仍然是我们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中国人做人的标准,更是我们各级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基本尺度。在日常生活中,恪守做人之道,体悟生活的意义世界,使我们意识到生活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并以此安身立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头等重要的。

中国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它重视人的生命中所蕴藏

的追求理想的动力,自觉反省、超升,以成就生命的最高价值。它本质上是人的道德精神,而把知识与权力放在工具的层次。它是推动历史文化的动力和安顿人生的根据。它蕴含了宗教、道德、艺术、教育、哲学等方方面面,从不同层次上发展、丰富自身。这一精神在几千年里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源泉,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和。这一精神促使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并十分重视教育,沟通理想与现实,以人文化成社会,自强不息,积极进取。

中国人文精神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即不是面对并征服自然的,而是亲和自然,面对社会和个体自身的。这种人文主义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强调天、地、人、物(包括草木、鸟兽、瓦石)各安其位,雍容洽化的。这种人文主义根植于中国原始宗教对于天和上帝的信仰,说人不离天,说道不离性,不排斥宗教,而具有某种宗教性,因此能给人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之特点是内在与超越、自然与文化、道德与宗教的和合,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和终极理想。

中国人文精神落实在人生态度上,它所讲述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所尊崇的气节操守和道义担当,所重申的做人原则和治世原则,所阐扬的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仍有开发之必要。其重视教育,特别是重人文教育的特色和有深度的人生智慧,可以为现代化服务。

人们不管如何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各种活动,总需要一种终极的信念、信仰的支撑,这是任何金钱或权力拜物教

无法取代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总需要有深度的开悟,超越自我,超越生死,得到自在的体验。这样的人才有大智大勇,承担一切的挑战与痛苦,获得心灵的安顿。有了终极承担和终极献身的精神,并且转化成人格,才能有高品质的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者都应当具有一定的信念与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入世的宗教,中国的道家虽暂时遗世独立,对儒家作补充与调节,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入世的,中国的佛家也把出世与入世结合了起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皆可以成至人真人,人人皆可以成佛,实际上是儒、道、释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而要造成一个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必须造成人们理想的高尚的内心世界。它们尽管有很多差异,然其共同点都是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使人们的人生实践更加丰富多彩。

人们有不同的世间关怀、世间肯定,同时又有不同的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其“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献身热忱,虔诚无欺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担当精神、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都有其超越的理据。重新体验儒释道及其它各家的精神价值,创造性地加以转化,使它作为当代社会生活参与者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我国现代化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重建,再建崇高,再建理想人格,是我们迈进新的世纪的重大课题。

在价值多元的现代工商社会,人们比较强调多方面的

社会参与,强调人权、公民权利与义务,然而在人文淡泊、道德危机、工业化商业化的负面日益显露的当今,单面或平面化的参与,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的膨胀,已无法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无法促进社会有序和谐地发展,无法治疗人的异化和诸多的社会病。无论就社会的完美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在 21 世纪将更加需要借助与光大传统的人文精神。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瑰宝,找生命力。

1998 年 2 月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学院副院长)

目 录

1	总 序
1	道家与道家的智慧
14	道的开阐
24	无的深奥
31	言的图穷
38	无待与逍遥
46	自然与天放
52	壮志与悲情
60	自救与孤寂
69	无为而无不为
76	无心与虚静
82	心斋与坐忘
89	齐物
95	齐是非

102	知不是智
109	材与不材之间
117	不争之争
123	当机示相
130	道隐无名
137	和光同尘
145	见素抱朴,复归于婴儿
152	道的动力
158	超越生命的局限
169	生命的艺术
177	知足常足
184	顺生安命
194	生死同状
201	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208	圣智双绝,巧利双弃
215	柔弱胜刚强
219	社会理想与田园意境
225	圣人、真人、至人、神人
234	冷眼向阳地看——老子
241	豁达豪放地游——庄子

道家与道家的智慧

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真正能把天下颠倒过来拥为己有的,是我们的思想与情感。只有思想与感情,能够帮助我们给那苍白无血色的人生,那充塞大街小巷的芸芸众生,在茫茫的宇宙中画出一条路线来,从而恢复我们的生机与创造力。思想的精灵,犹如我们心灵中的一道彩虹,能够把我们从期期艾艾、蝇营狗苟的生活中,横空提升到一个超越的绝顶,使我们体味出生命的可敬、可贵和世界的美好。也只有当我们的灵魂冲出它的牢狱,打碎它的枷锁,在天地之间独来独往,恣意挥洒它那丰富的宝藏,尽情享用它独特的所有,我们才有一个机会来审视自己,审视生命。以此,我们陡然所面对的,就是生命的庄严与崇高,生命的伟大与辉煌

.....

道家,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是苦苦地开掘我们的思想,找寻我们感情的边界,探索生命本源的重要代表。道家对生命的探索,留下了深刻的轨迹与不朽的坐标,给历史上那些苦闷的心灵辟开了一条活路,引导着他们人生的途程。

人生的痛苦,不只是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而且还有根本就没有理想的痛苦。理想无从实现,只是时运不济;而根本没有理想,人生就如行尸走肉,漂泊于茫茫人海,无所寄托,无所皈依。道家不苟同于儒、墨、法诸家的生命理想,不愿无批判地接受它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但道家并非无理想

的虚无主义,也不是只忙着批判而忘记建构。道家将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甚至法家的刑名,统统挂起来,从人生的负荷中卸下来,放在一边,然后,从生命的根本上去挖掘人生的价值理想和生命的意义,从而找到我们之所以要活下去的理由,我们该怎样活……

道家的生命理想不是彼岸的,它无需等到来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道家的理想中只有得道的人,没有绝对的、超绝的上帝。在神笼罩着的世界里,人们必须去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肉体与灵魂的分裂。人们必须要去承受现世的重重不幸和苦难,为的是赎罪和在来世获救,在将来实现它在现世永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但在道家看来,人并没有原罪,生命的苦难与不幸,在生命之根本上并没有存在的根据。人生的苦难只是自讨的。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的天性是淳朴自然、虚静无为的,后天的有为带来了那些烦恼。所以,人用不着去赎罪,而是要“为无为”,不要“有为”。这可称为“消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人一“有为”,就劳累,就有苦难,将“有为”之累消解掉,归于“无为”,心灵就从苦难中升腾起来,获得了自由。这就是“逍遥”。其实,苦难原本就不是苦难,不是外在的东西,人只要以自然无为为目的,苦难自会冰释。基督教教人必须谦卑、克尽职守,勤奋努力,必须经过种种磨难与考验,才能当好上帝的仆役,做上帝的子民。而道家认为只要“消尽有为累”,人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后来,尼采庄重地告诉人们:“上帝死了”。这时,人们发现自己并不是上帝创造的,或者说,人们发现,他们只是

自己所创造的上帝所创造的。人是他自己的作品。“人是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的存在者。”人由此找到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根基。但是,生命的苦难并不因为人们告别上帝而离开他们。烦恼、焦虑、恐惧、灾难,依然与人类同寝共室。人们打倒了上帝,便不得不独自去承担那些曾分摊给上帝的重荷。所以,尼采告诫人们说,要像骆驼那样去随和面对现实,负重含垢。明知前面荆棘丛生,生命理想茫无尽头,但仍要直面人生的凄凉、艰苦与孤独。你不得不全力以赴,以你的身心和那练就的坚韧与毅力,去穿透重重叠叠的悲欢离合,勇往直前,不能逃避,不能退缩。或许,正像佛教所说,人生是苦,苦海无边。但在尼采看来,苦才有价值,苦才能激发生命的创造力。人要从平庸中拯救出自己,充实生活的分量,就需要从生活中发掘出苦,品味着苦,才能找到新价值。或许,人生就是一幕悲剧,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但在尼采看来,人生的这场悲剧却有英勇无比的壮举:宛如一个人“一身命悬”地攀援绝顶高峰,或举起他的生命穿越波涛汹涌的海峡。有悲剧的人生,没有悲观的人生。我们可以有悲壮惨烈的死,但不可以平淡乏味、碌碌无为地活。

与尼采所讴歌的“超人”相比,道家的生命理想并不缺乏磅礴奋勇的壮志豪情。《庄子·逍遥游》开篇描述的鲲鹏,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它“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样的形象不时出现在《庄子》中。《天地》篇说:“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此之谓至德之人。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

之又神，而能精焉。”然而，与尼采不同，尼采的“超人”蔑视社会与他人，并与他人开战。“怒而飞”的大鹏展翅九万里，却不能忘怀它之所以有如此壮举的原因：风在下边起作用。“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的“至德之人”，在冥冥之中又“独见晓焉”、“独闻和焉”、“而能物焉”、“而能精焉”。蓬间麻雀固然不可以讥讽“绝云气、负青天”的鲲鹏，而鲲鹏又凭什么就可以蔑视麻雀呢？它们不过是跳不出世俗所谓大与小的标准尺度罢了。世俗判定大小的标准是有所待的，依赖于某种条件。因而，人们的大小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样的标准随着其所依赖的条件变化就会改变。任何事物，在不同的关系中就可有大与小的不同判定。《庄子·秋水》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由此，可以说，泰山不大，秋毫不小。

然而，仅以此断定庄子为相对主义，至少可说是并不全面的。庄子打破世俗的眼界，亦不在计较事物的大与小，而在于最后以“道”的视野来看天地万物的存在与价值。“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事物无论大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无贵贱等级的差别。事物不因其小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也不因其大而获得更多的存在的价值。在“道”的视野中，大与小都有相同的存在价值，不能相互替代。“道通为一。”“道”通过天地间大大小小的事物来实现自己，使其“无为”而“无不为”。“道”又是万物的原始根本与最终的旨趣，万物都在“道”之中获得自己存在的根据与理由。“道”是绝对的，它能打破一切事物间的界限而使天下万物归于一；

“道”又是相对的,它必须依赖天下万物各自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来实现其“无为而无不为”的功能作用。

大与小是如此。多少、成毁、寿夭、美丑,无不如此。世俗之人执持他们的标准尺度,以权衡剪裁天下万物,认为是不变的绝对标准,实际是依据他们的“成心”、“小知”为根基的。“道”往往因这样的“成心”、“小知”等等小成而隐而不彰。而“小知”者因其不能打破自身的蔽障,不免落于一隅,终于一曲,尤如井中之蛙。就是那些才智足以胜任一官半职,品行合乎一乡人的心愿,道德能使国君感觉满意,才德能够取信于举国君臣的人,也不免如此。一个人若以其“成心”行事,怎么能发现他原来不是处于一种可悲可悯的境地呢?

相形之下,庄子虽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象,却并不像尼采之“傲睨于天下万物”。尼采以“超人”理想傲睨世俗社会,依庄子的眼光,也不过是以五十步笑一百步。以现代人的观点看,庄子似乎比尼采更具有平等意识,具有更为彻底的个性意识。因为庄子虽然以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与逍遥,作为其生命所追求的理想,但他并没有将某种理想绝对化,也没有将个体生命的理想作为“道”的理想,“道”的理想实际上是不能脱离个体生命的理想的。万物各守其自然无为的天性,实现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就实现了“道”的理想。庄子虽与尼采一样,对流俗与从众意识不能苟同,但他并不能像尼采那样采取猛烈抨击、极力痛斥的立场。庄子认为,不能以一己之是非为天下万物之是非。事物若坚持各自的是非,就扯不清长短是非;若以道的立场看,则此亦